



綦江乡野山堡上 那些石头堆砌的古寨子

□刘泽安

距离綦江区政府所在地几公里外，有一个小镇——新盛镇。过去，小镇有两样大家共知的“宝贝”，一是水田中可以煮猪草的天然气；二是一丛丛、一簇簇的桑树，那是为白胖胖的蚕宝宝准备的粮食。

如今，天然气早已熄灭，纤纤细腰的桑树也已不见踪影，但小镇上那一座座坚固的古寨子还在，周围是一道道高大的石头围墙，形成了一个古寨群落。

这些古寨子，全都建在一个个突起的山堡上，而且大都处于当年的交通要道。古时的新盛是下重庆、上贵州的咽喉之地，那一条条古驿道、古茶道虽然早已淹没在草丛中，已不再是交通咽喉之地，但其历史印迹却不会磨灭。

1 建在小山堡上的文明堂

文明堂是一个古寨子，建在岳家岩上，又名岳家岩寨子。说是岩，其实就是一个小山堡，上山堡的路一点也不难和险。文明堂三个楷书字体清晰地刻在石头上，两扇紧闭的大门还是古老的模样，门是木头的，外面包裹着红铁外衣，拇指粗的铁钉牢牢地钉在门板上，坚固厚重。

始建于1854年的文明堂，一扇大门关住了寨子。据传清咸丰年间，一伙流匪路过岳家岩，准备夜间偷袭当地老百姓，匪徒中有一人是本地人，他借口打前阵，却悄悄跑来报告。于是，附近的村民藏好财物，躲进文明堂内，还准备了防敌的棍棒、猎枪、砍刀等，但大家仍不放心，有人提议铸出一小块一小块的长方形铁皮，一枚枚粗大的铁钉，将铁皮牢牢地钉在木门外面。夜间，匪徒前来攻打时，使出各种招数，也无法攻进文明堂。不久，接到报告的官兵赶来支援，匪徒只好逃之夭夭。

建寨近200年，文明堂究竟抵挡了多少次侵袭，如今已不为人知。站在文明堂的大门口，前面是一片小山头，这些小山头可有些来头，那是文明堂往前看的风景，山坡坡山岗岗全是绿色的树和草，草是一蓬蓬的，乱中有序，树是些不成材的灌木，矮短却覆盖着泥土。

现在，文明堂还住着一对老年夫妻。房子明显老了，但生活气息很浓，厨房还冒着炊烟，堂屋的凳子都擦得亮晃晃的。除了老两口的几间房，寨子内尚有一块空白的地基，土墙已经坍塌，还能依稀看出一些当年的痕迹。

进入老两口的房屋，那面面向寨子的墙是自家所建的土墙，从土墙和寨墙之间的缝隙爬上去，就到了城墙

步道上，城墙的防御功能还在，那架枪架炮的石头眼子透着凉风，也透着乡村的沧桑。城墙上的步道与寨子里的屋脊梁相连，很怕一不小心踏碎了屋顶的瓦片，青瓦寄托着乡愁，也是村民的依靠。

如果你想看一看文明堂的全貌，站在屋顶是无法实现的，三面崖壁悬空，自然也不能围着寨子转，那只有一个办法——飞到空中，人虽没有翅膀，但却可以用航拍来完成心愿。站在文明堂的坝子上，我们没能看清古寨的外面世界，但这样的寨子，在历史和未来都有不可磨灭的位置，也是任何东西都无可替代的。

2 说不清道不明的陈平寨

离开文明堂，我们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，来到了陈平寨。

叫它陈平寨，其实是有争议的。当地人说，这寨子的第一个字不好认，字迹已经脱落得差不多了，认不太清了。大家都习惯叫它“石梁岗古寨”。至于为什么叫它陈平寨？没有几个人能说得清。

据说，石梁岗寨子由陈姓、李姓和杨姓共建于清道光十八年。三姓人家中，陈姓人负责一半的工程量，另外两姓人负责另一半。一些上了年纪的当地人，还能记得那个模糊的字，好像与陈字没有半丁点儿关系，上半部分是一个宝盖头，明显与陈字无关，但读音又与陈字相似。如果从文学的角度讲，这个字的最佳字选是宸字，宸平寨是一个多么好听的名字，只可惜这是文学意义上的，并没有真凭实据。不过，我还是固执地认为，这个寨子就是星空下闪亮的寨子。

如今，寨子内的居民只剩下五六户人家了，房子改造得也比以前更现代化了一些，砖瓦、混凝土结构已与

寨子格格不入。但尚有几户人家的房屋保持了原有模样，竹篾编织的墙体透过光亮，厨房里还挂着熏得黢黑的腊肉。我告诉他们，这样的民居在乡村已经不多见了，是个稀罕物。但他们却不这样认为，这样子的房子，他们并不喜欢，如果让他们自由选择的话，他们会离开石梁岗古寨，将自家的房子改建成砖瓦混凝土结构的小楼房。

3 期待古寨焕发出新韵律

一个古寨，建在离山脚600米的山堡上，坐东向西，呈四方形，东、南为荒坡，北面为坡土，西面是稻田，原来是为了抵挡袭扰的“长毛贼”，城墙全是由长条石块砌成的防护石墙，缝里生长出一些小草，城墙上的树木茂密如林。寨子里还留存着水槽、风车等农村物件，已经消失的品山公馆，只留下断壁颓垣默默坚守。

古寨是什么人所建？为什么而建？这是一个谜，要想解开这个谜团，也许只有历史本身。

小小的一个新盛镇境内，这样有记载的古寨子有6个，这些古寨子记载着村庄的历史，也承载着村庄的乡愁。它们望着人世间的又一个又一个过客，走的走了，留下的固守着寨子，这是一种文化的选择。也许一时的选择是痛苦的，但坚守文化自信不会错，历史终将记住这些坚守者、固守者。期待古寨焕发出新韵律！

(作者系重庆市綦江区作协副主席)

大宁河上最后的纤夫

□黄应森

更让我们意外的是，这不是我十年前采访过的陈老吗？当时电视台准备拍一部记录古镇的专题片，我们一共采访了30多位在古镇生活过的各行各业的老人。陈老一行也看到了我们，中年男子朝我们微微一笑，算是打过招呼。

陈老比十年前更瘦了，前胸几乎贴着后背，他穿一件对襟衫，半闭着眼。陈老的儿子解释说，父亲已经有半年不能开口说话了。

“虽然他不能说话，但我知道，父亲最后的愿望就是回家看看。”陈老的儿子解释说。交谈中，我们了解到，10年前，我们采访过陈老不久，在儿子的再三要求下，陈老去了成都，和儿子生活在一起。他儿子是做工程的，很早就在成都扎了根，也买了房。但从一年多前，陈老的身体每况愈下，到后来失语。失语前，他一直望着家乡的方向发呆。“我知道父亲心里在想什么，所以我带他到这来了。我母亲走得早，是父亲拉扯我们兄弟姐妹长大的，我不想他这辈子留下什么遗憾。还有，我自己快四十年没回来了，也想回来看看。”他又说。

10年前，我们采访陈老时，他已经快80岁了，如今已是耄耋之年。陈老年轻时是个船工，也就是纤夫。我们采访他的时候，他曾脱下衣服给我们看，他上身到处都是绳子留下的伤痕，尤其是肩膀处，新伤连着旧伤，连皮肤都变色了。我小时候见过纤夫，他们一般三人，下水时，三人都在船上。上水时，两人在前面拉纤绳，一人在后面撑竿。冬天拉纤绳时，他们上身穿一件单衣。但无论什



么季节，下面都只穿一双草鞋。当时，陈老开玩笑说，每次他们上岸，路过的小姑娘大媳妇都吓得尖叫。他算大宁河上最后的纤夫，因为他坚持得最久。他又谈到现在的火锅，其始祖就是纤夫，刚开始以煮猪下水为主。因为买不起别的。有更厉害的，用洗干净的宁河石炒热蘸上盐下酒。所以，当时古镇有一句名言“清炖鹅卵石，红烧闹火钩”，前为生活实态，后为调侃。因为长时间在河里躬着身拉纤绳，船工的背都有些驼。

这时，陈老慢慢睁开眼睛，他看见我们，眼角有了浑浊的泪花，也许是认出我们了，也许是想起了什么。为了不打扰他，我们问候几句后便离去。

自那以后，好长一段时间，我耳畔总是响起船工号子：嗨哟嗨哟，嗨哟嗨哟……

(作者系重庆市巫溪县文联副主席)

去年秋天，正是红叶灿烂的时候，我和几个文友邀约回了一趟宁厂古镇。文友中，我和余平是古镇人，对古镇的感情也最深。余平在这里生活了7年，而我则在这里生活了整整20年。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，我都了然于心。

车到呼羊坝，有人提议走路，这正合我意。每次来，好像都带着“命题作文”，走马观花，步履匆匆。虽然没什么新鲜感，但感觉却不一样。就像生活，总是记起一些事，而又忘了一些事。

比起小时候，古镇的道路现在宽敞了很多，但也冷清了许多。20世纪90年代初，我离开的时候，古镇还有1000多人，而今只剩不到100人了。走了好久，没看到一个人，只碰到一只流浪狗，冲我们吼叫几声，又跑远了。内心止不住有些伤感，那些人间烟火呢？要知道，古镇至今已5600多年的历史，见证了太多的岁月悲欢。

这时，余平说还是走老街吧，走公路没什么意思。进入老街后，感觉比上次来的时候还要破败，到处都是杂草、碎石和青苔，稍不留神就咯脚。偶有几个老人坐在门口，更多时候，只有风在耳畔吹，我想，古镇也许太累了，他已习惯了沉默。到张家洞的时候，我们意外地看到推着轮椅的一行四人——两个中年人，一个年轻人，还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轮椅上。